



暖 心

镜头所及,一个时代正在远去

乐 评

碾压恶意恶公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毛家村整整拍了10年,宁舟浩并没有停下下来的打算。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村子,2018年被划为山东省济南市新旧动能转化区先行区,2020年春节前已经完成了全村整体搬迁。在宁舟浩的计划里,用影像记录村民们在村里的最后生活之后,他会继续目送他们离开故土,成为毛家村历史上的第一代市民。

毛家村位于济南市郊黄河北岸,是一个不足500人的普通小村。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村民在不到800亩的土地上建起了100多个家具厂,这个完全向贫瘠土地讨生活的农业村逐渐变为全镇最富裕的工业村之一,毛家村也成了毛家工业园。

宁舟浩以毛家工业园为主题的一组纪实摄影作品,去年秋天在村里正式和村民们见了面。平时供村民娱乐,兼顾开会和晒场的文化广场,成了展览的主会场,篮球架、村社、配电室外墙、防火板材料,全都成了天然展板,照片和村里环境融为一体,毛家村被装置成一个大型的室外展馆。

这场名为《毛家村时间》的展览,被宁舟浩定义为“为一个村庄举办的摄影展”,持续关注拍摄毛家村10年,这个村子早已融入他的内心,从8万多张照片里选出来的100多张,每一张都在讲述这个村子点点滴滴的变化:

喷漆作坊里为客户复制雕塑作品的女工,应邀观看村里第一台3D电视的长辈,身穿白色婚纱但还是在按照传统披上红色盖头的新娘,利用午休时间在村西头小商店内简陋的网吧里玩网络游戏的工人,腊月里在尚未启用的厂房内排练舞龙的村民,穿过村子东侧麦地的迎春车队,进城游玩后走在回村路上的倩倩,参加婚宴的年轻人,打扮入时的外来妹,甚至村里最后的两头牛

在毛家村拍摄的照片终于返回到了当初拍摄的地方,悬挂在村民最熟悉的电楼子(变压器室,记者注)、打谷场、小树林。摄影展开幕式上,村里还特意组织了锣鼓队,这是只有过年时才有有的阵势。自己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展出的照片上,大家挤在一起指着,辨认着,说笑着,这种熟悉而陌生的奇特感受,也许正是纪实摄影独有的魅力。

我刚学摄影的时候,身边摄影人大多还是在拍花卉和风景之类的东西,比如拍长城,一定是气贯长虹的,拍工人,一定要钢花四溅的场景,高昂的、红光满面的,机位一定得低一点儿。从上世纪90年代拍身边的同学开始,宁舟浩陆续拍摄建筑工地里的农民工、养老院里的老人、京剧现状、单位日常,等等,在拍摄过程中,很多人问我拍这些干什么,其实我也在问自己。

《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是宁舟浩大学毕业后拍的第一个选题,因为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建筑工地做监理。民工,这个每年像候鸟一样迁徙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群体,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产物,是农村劳动力过剩、人多地少的产物,也是宁舟浩的镜头急于捕捉的对象。在他的照片里,记录了农民工群体的生活艰辛:

老韩从瓦工干起,逐渐攒了些钱,干起了工程机械出租的生意,但因为对方欠债不还,致使老韩变卖家产,他当年的一点积蓄已经变成一败涂地;

石光明在采石场一次哑炮事故中受重伤,因为没签合同,采石场拒付任何救治费用,他哥哥不得已借了高利贷,恐怕这辈子都还不上;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过去的24年里,秦老师的车轮无数次碾压过崎岖的乡间小道,也曾雨雪天气中陷入泥泞,但行驶的最终点一直未变——他为乡村孩子开设的写字公益课堂。

秦翔是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迎仙镇人,从小酷爱硬笔书法。这些年来,他至少奔波过34所乡村学校,辅导过7000多名学生,骑坏过3辆自行车和4辆电动车。

如今在用那辆蓝色电动车已经修了十几次,前挡风板和侧面车身布满划痕,黑色后视镜是后来换上的,轮胎瓦圈和挡泥片,则是用铁丝和绳子临时固定住的。

秦老师中等身材,穿着有些年头的牛仔褲、白衬衫和凉鞋,再加上1300度的厚镜片,勾勒出这位44岁民办教师的整体形象。用了3年的手提袋里,装的是他的宝贝——硬笔规范汉字书写教材,两份要复印的报纸习题,还有学生在书法比赛中获奖的奖状。

今年淮河流域,秦翔冒雨前往临泉县城关街道董庄小学留守儿童课堂。40分钟路程里,电动车多次驶过积水路段。到校时,他裤脚被泥水打湿,来不及歇脚,先去复印习题。此时,30多位学生已坐好,满怀期待望着门外。

课堂上,伴随着粉笔写字的嗒嗒声,一个个工整、秀美的楷体汉字出现在黑板上。并不宽敞的教室里,每个孩子都仰头望向讲台。下课后,学生围到讲台前,有人请教作业,更多人则说上几句道别的话。这就是秦翔24年来重复经历的上课场景。

1994年,还在读高二的秦翔因身体不适休学在家,镇上魏庄小学校长韦贵安找到他,说学校没语文老师



图片新闻

8月8日,北京市隆福寺文化产业园内,一位身着传统服装的女孩在国潮书市活动上摆摊。作为促进消费的“炫彩夜京城”主题活动之一,本次书市集合了上百家连接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体验的本土品牌。当天,北京开始发放新一批280万张消费券。围绕北京消费季,北京的“炫彩生活”活动正逐步开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伟/摄

二十七岁的小黄是河南人,跟着工地走了全国七八个城市做幕墙工程。每天下班后他喜欢去楼顶上看落日,他知道自己不属于城市,只属于城市的工地

多年前,宁舟浩曾年轻气盛地背着相机陪几个农民工去讨薪,至今他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样子。黄毛,真名叫刘佩彦,是他拍摄的第一位民工。之所以叫黄毛,是因为他染了一头黄头发,他和安徽老乡在济南做粉刷匠,6个人干了4个月,最后2800元只要回来1200元,不得不回了老家。为了感谢宁舟浩的帮助,他们专门请他在工地上边的一个小吃摊吃了一碗面,还特意加了一个荷包蛋。

2000年,这组农民工照片入选了一个国家级摄影展,还有幸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当时只有25岁的宁舟浩特别兴奋,可让他感到失落的是,照片火了,讨薪仍旧是身边的农民工兄弟们的日常。

这种无力感同样发生在拍《一个城市的城市》的时候,更多人认识宁舟浩是从这个摄影专题开始的。这组照片拍摄于2000年到2004年,是国内第一组以摄影的形式反映社会城市化养老问题的一组照片。拍摄这组照片最初源于一次偶遇。1999年的除夕夜,宁舟浩正在和家人吃年夜饭,突然对门老太太来敲门,原来是她家厨房的水龙头冻裂跑水了。过去一看,整个屋里都漫满了水,厨房里她炸的鱼、藕盒全部被水泡了。修完管道临走时他发现,屋子里竟然只有老太太一个人,伴着一盏瓦数很低的白炽灯泡。

试想一下,如果你老了你会最怕什么?我的答案是孤独。在宁舟浩看来,养老问题是每个人必将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大部分家庭变为1-2-1结构,也就是一对夫妻、两个家庭、四位老人的现实下,养老问题会更加严峻。

当时,宁舟浩去过省里一家硬件条件最好的老年公寓。在这个拥有一流生活设施和娱乐设施的老年公寓里,他发现老人们最高兴的日子是每个月的月初月末,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儿女会来续费,他们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孩子。可每当我问这些老人,你感到寂寞么?他们都会摇摇头说:习惯了,年纪大了就是这个样。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时代,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导致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画面,这正是我们时代变革物化的表象。我也许没法理解它们,但是我有责任把它们如实记录下来。宁舟浩说,我们需要摄影师给我们自己的时代留影。

在毛家村拍摄的10年里,宁舟浩真切地感受着这里的变化。2010年一个偶然的契机,因为被朋友拉着去拍一块承包下来种果树的土地,他第一次走进毛家村。那时候毛家村的家庭作坊工厂发展得正红火,农业收入仅占家庭总收入的很小比例,一亩地土一年种植两季庄稼的毛收入,还不及村里工厂一个小工的月工资,家里拥有几家工厂,是否有房屋出租,才是衡量家庭财富的主要标志。

宁舟浩注意到,随着工业园的发展,毛家村的烦心事也来了。2011年年底,村子被人举报有消防隐患,且喷漆车间造成环境污染,镇上专门责成进行整改。村内的自留地和宅基地被村民见缝插针建了厂房,导致毛家村内道路狭窄,大型生产设备和材料运输都成了问题。村里的板式家具生产本来就是低价值、低成本、低技术含量,恶性竞争之下互相压价,利润上不去,技术和规模都跟不上时代发展,加上环保政策的倒逼,时代留给他们的答卷时间已经到了。这些年,宁舟浩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家庭

开始为子女买婚房,能在城里买商品房,让孩子在城里上学的家庭更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毛家村是目前中国无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村庄的一个缩影,也必须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因为老家在湖南农村,父亲从部队复员后才定居济南,农村和城市的关系问题贯穿了宁舟浩的成长经历,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和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异?一直是他急于解开的困扰。

从济南市市区到毛家村,十几公里的路程,10年里宁舟浩开车走了无数趟。对于毛家工业园这个选题来说,我想表现的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的转变,包括人们的生活习俗、婚丧嫁娶、人际关系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习俗的崩塌。在宁舟浩看来,从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的转变,往往要经历很长时间,但是在毛家村,很短的时间就要完成这个过程,必然会发生非常剧烈的碰撞。硬盘里的照片越来越多,毛家村变迁带来的阵痛也越来越感同身受。

搬离毛家村,也就失去了那些陪伴了20多年的家庭作坊,手里攥着一笔回迁款,村民们面临着二次创业的挑战。有的改做家具安装,有的转行家具贸易,有的加盟废品回收,有的试水建材生意,还有的大手笔重新选址投资办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宁舟浩像以往一样,仍然差不多每周都要去趟毛家村,或去探望已经搬迁到各处周转房的村民,继续跟踪拍摄他们的生活日常。

宁舟浩清楚,村里的年轻人大多职高毕业,几乎不会干农活儿,之前他们自然地继承了家里的小工厂,开着最新款的豪车SUV,戴着高级手表跑生意,但现在一切都要重新洗牌,他们怎样适应刚开始的城市生活,10年的生活有可能比之前的10年更曲折,也不确定。

毛家村城镇化进程的变化,是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典型缩影,也是按下快进键的时代变迁的微观样本。以毛家村为展厅的百余幅照片,记录了一个村庄的梦想和努力。《毛家工业园》也为宁舟浩赢得了众多国内摄影赛事的荣誉。

宁舟浩说自己就像两只青蛙,游走在摄影师和公务员两个身份之间。这些年的每个选题,最少的拍3年,多的拍了十几年,有时候拍得很绝望,但他始终相信,好的作品都是时代的主题和个人的灵魂同步托物言志,他会继续把镜头对准身边的时代,心里的焦点清晰了,镜头的焦点才能清晰。

前不久,毛家村小经理孙诗玉的洗衣嫂干洗店开业了,据我所知这是村子拆迁以来,村里年轻人的第三个创业项目。宁舟浩说,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创业路走得格外艰难,孙诗玉在自家拆迁补偿款中拿出40万元,去上海学习干洗技术,还参与了连锁加盟项目。每次这样的消息传来,他比当事人还开心。

村子拆除后,按计划只保留了作为摄影展主会场的村广场和村委会,在周围一片瓦砾的映衬下,宁舟浩的照片更像是被定格了的记忆。一有空他还会习惯性背着相机过去转一转,偶尔遇上几个站在废墟里发呆的村民,他就远远看着,不敢上前打扰,一定是舍不得。

而在毛家村的微信群里,村民们和这里的情感更是难以割舍:不管在哪里办婚礼,他们的婚车都要绕着村里风景最好的地方兜上一圈;有的年轻人



巩胜利开着自己的奇瑞轿车下地干农活儿。在毛家村,超过半数家庭拥有轿车,轿车早已不是奢侈品。2016年6月摄



村民早已接受婚礼上的白色婚纱,但还是要求新娘按照传统披上红色盖头。按照当地风俗,在婚礼上响亮的锣鼓和新娘手持红伞能够避免未来的灾祸。2011年3月摄



环保风暴之后,孙家祥斥巨资在二十里之外有合法工业用地规划的正规工业园买了厂房。他的理想是把家具出口到盛产高档家具的意大利。(所有照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开车带着孩子出去玩,不知怎么就转回了毛家村;有搬走的村民经常回村去收种在村边的豆角;还有人半夜发抖音,大家发现他正在村里的篮球场打篮球

宁舟浩明白,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大家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和一个时代说再见。

骑行二十四载 只为让乡村孩子写最美汉字

第一次有了学生,教材。

他教的是五年级学生,一学期后,其他4个年级的学生都吵着要秦老师上写字课。打那以后,秦翔一周要上20节写字公益课。

1997年年底,秦翔所带班级的48个同学去镇里参加语文统考,试卷全部被评为书写一类卷。评卷总结会时,镇上教育办公室一位领导发言:每个学校都要带一份魏庄小学五年级学生的试卷回去,看看人家的字和卷面!

秦翔也从未放弃提升自己。他一边上班,一边读电大。6年里,他不曾缺席一次面授课。经过努力,秦翔不仅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教师资格证,还考取了北京语言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本科学历。

然而,在推广硬笔汉字规范书写过程中,秦翔也没少碰壁。2007年2月,秦翔来到县城一所民办学校,兴冲冲地开了硬笔书法公益课。期中考试后,校领导就表达了异议,学校要的是成绩。秦翔不肯让步,最终,他被学校解雇,这是他第一次因为“写字”丢了工作。还有一次,秦翔到一所学校做推广,负责教务的老师嘲讽他是“闲人”。

后来,教育部印发的《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和《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中,都指出硬笔与毛笔兼修,实用与审美相辅。秦翔观察到,周围很多学校,鼓励学生学习硬笔书法的氛围浓厚了。他琢磨,自己还得继续提高教学水平。

2015年,听说西泠印社出版社的专家来阜阳市培训书法老师,原本不在培训范围内的秦翔,从乡下骑车60多公里赶来。出版社的许晓俊老师听秦翔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困惑,很感动,不仅推荐秦翔参加培训、教研活动,还帮他找到一些教材和专著,这让秦翔更坚定了扎根乡村的决心和底气,他也摸索出更系统、快速的思路和方法。

先教学生坐姿和执笔姿势,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教笔画、结构、字词,以达到规范、端正、整洁、有一定速度的教学目标。秦翔说。

其实,秦翔身体并不好,走路时腿脚不稳。那是因为他之前下乡授课时,受过两次伤,都是没等伤好就继续下乡了,怕耽误上课。

因为太忙,他放弃了文学创作的爱好,甚至在儿子初、高升学的关键阶段,以及妻子手术住院时,他都很少陪伴。儿子就曾对秦翔发过脾气:您难道想要累死在支教路上吗?渐渐地,妻子和儿子也默许了他的“执拗”。这几年,从不网购的秦翔经常收到快递包裹,都是在武汉读研究生的儿子寄来的中药膏,还有教育书籍和书法教材。提到这些,秦翔哽咽了,他觉得自己亏欠家人太多。

第一辆电动车,这相当于他当时3个月的代课工资。

有一次,在一所民办小学推广公益课时,校长原本并不支持,便让班长去问问民意。班长来到班级里问道:你们想学写字吗?如果学了,作业会不会多啊!我们不怕!全班63个学生全部举手投了赞成票。那一刻,秦翔觉得,这些年,自己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秦翔的父亲秦友恩曾是一名乡村民办教师,一直坚持义务给学生补课。秦翔6岁时,父亲教他学写了人字,并语重心长地说:一撇一捺写成人,堂堂正正做好人。

24年来,秦翔每到一所学校开公益课,都会进行隆重而简朴的开笔礼。他会用粉笔工整地书写:我是中国好少年(儿童),我爱伟大的祖国。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孩子们则跟着朗读。

紧接着,秦翔会讲解国、学、爱等汉字从繁体到简体的演变,引出汉字的形、音、义之美,并勉励同学,有国才有家,要努力学习。

2001年,秦翔带的三年级学生秦桂敏在全国小学生铅笔字比赛中获三等奖,她是秦翔教的第一位获全国奖项的农村娃。桂敏家很困难,但学习很用心,是个好苗子。获奖后,原来不善言语的她变得开朗,还自愿当起书法课代表。但初中毕业后,家长就让她辍学打工,可惜了!

这件事击痛了秦翔的心,他一直想接触更多乡村学生,为他们做点事儿。2017年,共青团临泉县委教育扶贫项目,梦想学院招募支教志愿者,秦翔当时在3所民办学校代课,但他还是报了名,选择去位置偏远的吕寨镇、清集镇支教。

其实,学硬笔书法并不枯燥,能品味汉字之美,也让学生变得自信、专注、有毅力。一直以来,秦翔也探索将书法教学和诗文学作品鉴赏结合。陆游的《示儿》、岳飞的《满江红》、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都是课上必写内容。

这些年来,秦翔带的多名学生在省级以上硬笔书写比赛中获奖,学生或家长经常向秦老师报喜。疫情期间,一位秦翔14年前教过的学生,加了秦翔微信。我才知道,您这个公益课堂又办了十几年啊,感谢您给我们的基本功,现在觉得真有用!天不亮就起床整理教案,晚上顶着夜幕回家,24年的辛劳,让秦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他坦言,在流行电脑打字的时代,自己坚持硬笔书法教学,算是情怀,更是责任。

在秦翔老家的房间里,没有书柜,但一直摆放着几个木箱和纸箱,里面存放着他手写的20多本教案,部分学生的作业,以及他的书法作品和教学论文奖状。2007年,洪水来袭,泡坏了一部分教案,但他没舍得扔。他对乡村教育的执着与热爱,都凝聚在其中了。

曹 林

张玉环被羁押9778天之后无罪释放,前妻宋小女为其洗冤而奔走的故事,触动了很多人,让沉浸在冤假错案窒息感和不平等的人们,感受到一些亲情暖意,愤懑中有了丝丝慰藉。抽象的正义很远,身边的亲情很近。很多时候,让绝望无力者坚持走下去的,可能正源于这种,即使天塌下来仍有别人陪着你一起顶着,的不离不弃之温情。看到宋小女刷屏后,感动之余也为她担心,凭我这么多年的评论经验判断,互联网上没有什么感动能超过两天,再单纯的善良和柔软的温暖,也会遭遇角度刁钻的键盘恶评。某种情感一旦形成热度,总会有一种反噬的力量通过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去消费热度。

果然,阴阳怪气的恶评很快来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演过度了吧?无非是为了钱,为了摘桃子分巨额补偿金,为了分钱给自己加悲情戏。一个为了前夫奔波了这么多年、历经沧桑的女人,熬过了无数生活和维权的艰难,终于等到昭雪,还没来得及擦去眼角的泪水,却不得不面对网络背后那些撕咬人心的满满恶毒,逼得她不得不躲,不会要张玉环一分钱。也逼得张玉环儿子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不是为了钱,请你们不要去伤害一个满身伤痕的人。

这些恶评的回应,让人太难过了,难过了种种质疑竟然不是指向制造了冤假错案的人,而是指向一个遍体伤痕的人、一个受到了巨大伤害后坚强活下来的家庭。站在舆论被告席上受道德审判、被恶评拷问、卑微地作答辩的不是刑讯逼供者,而是受害者。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公道自在人心,人心和善良不可欺。这一次公共良知成功地碾压了恶评,人们站出来痛斥那些试图搅浑水的恶逻辑,用一个正派社会应有的强大声浪压过那些欺负老实人的极端声音。

某个用“国家赔你张玉环几百万够了,27年冤狱,700万国家赔偿,收入比博士还高”这种反人性、反道义观点蹭热点的人,在受到网民怒火小女,也受到了平台的惩罚。新闻后那些质疑宋小女为了钱的跟贴,被网民各种驳斥。公众可能也真是忍无可忍了,过去觉得有些道理和常识应该是基本共识,无需多言,不用去解释,不用去说,反常识反理性的极端声音可以不用去理会,让其自生自灭,不会有信心和追随者,但目睹了这么多极端偏执的声音绑架了舆论、劣币驱逐良币、碾压正派、博眼球的奇谈怪论大行其道后,沉默的大多数忍不住了,纷纷站出来捍卫常识和善良,张扬正义和良知,不把舆论场让给那些猥琐和三观扭曲的声音。

公共良知从沉默的多数中走出来,化为一种看得见的多数,把恶评、恶逻辑、隐藏在匿名面具之后人性之恶的气焰压下去,这是一种让人欣慰的进步。

质疑国、以看不见的动机诛人之心,用他不是为了钱,去搅浑水,已经成为一种有着强大舆论节奏带动力、败坏公共讨论理性的恶逻辑。根本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不需要作任何基于事实和逻辑的论证,设置一个把节奏带至议题,诛心即可。不需要你信不信,你跟着这个议题讨论,水就浑了,他就成功了。他无非是为了钱,这个判断因触及敏感的钱,也能把那些不明真相者的某种义愤调动起来,更能用钱,这个字眼把人性幽暗的那一面激发出来,用他会得到钱,偷换他不是为了钱,将其与钱绑定起来成为一个矛头,煽动起某种混杂着嫉妒、怀疑和眼红的反转情绪。

对于朋友来说,谈钱,伤感情。对于舆论场也是如此,谈钱,似乎向来是撕裂舆论、制造混乱的最好方法。感动、温暖、热泪盈眶,很容易就被一句他不是为了钱,毁了。很多人对于受害者有一种完美想象,完美的受害者,千万别谈钱,别要钱,别跟钱扯上关联。恶评恶逻辑深谙此道,毁掉公众对受害者的同情,那就谈钱,你谈法律你谈正义,我就来谈钱。我认同这个判断,这才是关于受害者与钱的正确判断,张玉环宋小女不是为了钱,但他们理应得到钱,钱无法补偿他们所失去的,但他们理应得到钱的补偿。基于钱的补偿,不只是对受害者的补偿,也是对公众正义感的抚慰。

恶评受到阻击,钱归钱,受害归受害,咱分开谈,不用钱与受害互不相容,说明人民群众的的眼睛越来越雪亮了,公共良知需要这种透亮的判断。生而为人,人同此心,对满身伤痕的人多点儿温柔吧。